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奥茨国仙境  
奥茨国女王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茨国仙境 / (美) 鲍姆 (Baum, F.) 著; 朱坚坚译.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6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ISBN 7-80094-714-9

I. 奥… II. ①鲍… ②朱…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228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220 千字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

# 目 录

## 奥茨国仙境

蒂普做了一个南瓜人 .....	1
神奇的生命之粉 .....	5
亡命者的出逃 .....	12
蒂普做了魔法试验 .....	17
锯木马的苏醒 .....	21
南瓜人骑马来到了翡翠城 .....	27
稻草人陛下 .....	34
津居儿将军率领的叛军 .....	40
稻草人计划出逃 .....	46
去铁皮樵夫那里的路程 .....	52
镀镲的皇帝 .....	58
受过全面教育的古怪虫先生 .....	64
放大了许多倍的过程 .....	71
老蒙比搞巫术 .....	77
女王的俘虏 .....	83
稻草人花时间思考 .....	89
“冈普”惊人地起飞了 .....	94
在寒鸦窝里 .....	99
尼奇迪克医生的如意药片 .....	109

稻草人向善良的格琳达求援·····	116
铁皮樵夫摘了一朵玫瑰·····	124
老蒙比的变形·····	129
奥茨国的奥茨玛公主·····	133
满足就是财富·····	140

## 奥茨国女王

鸡笼中的女孩·····	145
黄母鸡·····	151
沙滩上的字母·····	159
机器人嘀嗒—嘀嗒·····	165
多萝茜打开了晚餐桶·····	173
兰维德尔的许多脑袋·····	180
奥茨女王来营救他们了·····	193
饿    虎·····	201
艾美国土族·····	207
手持铁锤的巨人·····	214
矮子精国王·····	221
十一次猜测·····	232
矮子精国王放声大笑·····	236
多萝茜想尽量表现得勇敢些·····	241
比丽娜把矮子精国王给吓坏了·····	248
紫色的、绿色的和金色的·····	254
稻草人打了一个胜仗·····	260
铁皮樵夫的命运·····	266
艾美国国王·····	272
翡翠城·····	277
多萝茜的魔腰带·····	282

## 鸡笼中的女孩

海上忽然刮起了狂风。大风翻卷着海水，海面上顿时掀起了波浪。只见狂风卷着浪花，逐渐翻腾起波涛起伏的大浪。大浪在狂风的推动下，最终形成了巨浪。只见浪头越来越高，甚至超过了一栋楼房的高度，看起来令人胆战心惊。有些浪头已经有一棵大树那么高，就像一座高高的山峰，而巨浪之间的波谷则像一条条深深的峡谷。

恶作剧般的狂风毫无缘由地把大海的海水搅得波涛汹涌，直到最后形成了可怕的暴风雨。而海上的暴风雨则会搞出许多稀奇古怪的名堂，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

就在海上刚刚刮起狂风的时候，有一艘客轮正行驶在广阔的海面上。随着波涛急剧的起伏，浪头越来越高，船身也开始颠簸起来，并朝两边倾斜，一会儿向左倾，一会儿向右倾。整个船体受到猛烈的冲撞，连船上的水手都不得不紧紧抓住缆绳和栏杆，以免被狂风刮走或抛入海中。

天空乌云密布，看不到一丝阳光，使白天如同黑夜，昏暗无光，进一步增加了暴风雨的恐怖。

经受过各种风浪考验的船长，每次都能把轮船安全地驶抵目的地，因而，他此刻非常镇静。但是，他也很清楚，如

果让旅客们呆在甲板上的话，那是极其危险的。所以，他叫船上所有的旅客都待在船舱里，并且告诉他们：只有等到暴风雨完全平息以后才能到甲板上去，所有的旅客务必保持安静，不要气馁，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当时，在这只船上的旅客中，有一个来自堪萨斯州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叫多萝茜·盖尔。他是陪叔叔亨利到澳大利亚探望那些以前她从未见过的亲戚们的。读者大概不知道，亨利叔叔一辈子都在堪萨斯农场里辛勤劳作，把身体都累垮了。他成了一个虚弱而神经质的人，身体一直就不大好。这次，他把爱姆婶婶一个人留在家里照看雇工和农场，自己到澳大利亚去出远门，看望表兄弟们，并想借此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多萝茜想跟叔叔一起到澳大利亚去，而亨利叔叔也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同伴，一路上将给自己带来许多愉快，于是，他决定把她带上。

多萝茜小姑娘是一个颇有经验的旅行者。有一次，她曾被旋风从自己的家乡吹到了离家很远的奥茨国仙境。在那个神奇的国家里，她经历了许多奇怪的事，最后才设法重新回到了堪萨斯州。因此，对她来说，不管遇到什么事，她都不会轻易地感到害怕。当海风呼啸、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的这位小姑娘根本就没有把这种喧嚣放在心上。

“我们一定要待在船舱里。”她对亨利叔叔和其他旅客说，“要尽量保持安静，直到暴风雨完全过去为止。船长说，我们要是跑到甲板上去的话，就会被狂风吹到海里去。”

读者尽可以放心，没有人想去拿自己的生命冒险的。所有的旅客全都挤在昏暗的船舱里，静听着耳边传来的暴风雨的呼啸声和桅杆与船缆撞击时发出的吱嘎声，并且尽量保持着自己身体的平衡，以免在船身向一边倾斜时不致于撞到别人的身上。

这时，多萝茜差不多已经睡着了。但是，她又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她发现亨利叔叔不见了。她简直想象不出，亨利叔叔这时会跑到哪里去。多萝茜很为叔叔担心，她知道，叔叔的身体不太好，生怕他一不小心走到甲板上去。真是那样的话，他很可能会有危险。不行，得马上去把他叫下来。

其实，此时亨利叔叔正在他自己那个小小的铺位上躺着呢，只是多萝茜没有发现而已。她还清楚地记得，动身前爱姆婶婶曾叮嘱过她，一定要好好照料叔叔。尽管这时暴风雨比先前更加猛烈，船体也颠簸得更厉害了，但是，她仍然决定，马上到甲板上去找叔叔。她很快就发现，在暴风雨中，她勉强还能沿着楼梯登上甲板。

当她来到甲板上的时候，狂风猛烈地向她扑来，几乎把她的裙摆都撕下来了。然而，在与暴风雨的搏斗中，她感到了某种快感，使她十分兴奋。她紧紧抓住栏杆，在黑暗中四处张望。在她的前面，她隐隐约约看见有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正站在离她不远的桅杆旁。她以为这个人是自己的叔叔，于是，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叫了起来：

“亨利叔叔！亨利叔叔！”

与此同时，海风也在拼命地呼啸着。多萝茜连自己的声音都很难听到，那个人自然什么也没有听到，所以，那人一点反应也没有。

于是，多萝茜打定主意走到他的跟前去。趁狂风间歇的一瞬间，她猛地向前冲去，一直冲到了用绳子捆在甲板上的一个方形大鸡笼旁边。她安全地冲到了那里，但是，当她刚刚抓住关鸡的大笼子上的板条时，这风，似乎由于小姑娘敢于反抗它的威力而勃然大怒，突然加倍猛吹起来。它像一个生气的巨人，发出一阵尖锐的啸声，扯断了捆着鸡笼的绳

索，把鸡笼连同紧紧抓着笼子板条的多萝茜一起抛到了空中。鸡笼在风中来回旋转着，一会儿吹到这边，一会儿吹到那边。不一会儿，鸡笼掉进了海里，巨浪很快抓住了它，一下把它抛到像山峰那样高的浪尖上，接着又把它深深地摔进波谷里，仿佛这只不过是一件让它们感到有趣的玩物。

完全可以断定，多萝茜一下就被海水浇得浑身透湿。但是，她一点也没有慌张，始终紧紧地抓住那块结实的木板条。她刚把海水从脸上抹去，就看到狂风已经把鸡笼的盖子刮走了，笼中那些可怜的小鸡被风抛到了空中，正向四面八方飘去，看上去就像一些没有柄的鸡毛掸子。鸡笼的底部是用较厚的木板拼起来的。多萝茜觉得，她抓的这些木板好像一只木筏，而在它的旁边还有板条，只要抓住了它，就完全可以撑得起她的重量。这时，她把呛到喉咙里的海水咳了出来，于是，她又能自由地呼吸了。她设法越过板条爬进鸡笼，站在鸡笼里坚实的木板上，笼子毫不费力地把她浮起来了。

“嘿，我终于有了一条自己的船！”她高兴地想道。环境的突然改变并没有使她屈服，相反，她感到很有趣。当鸡笼被巨浪抛到最高点的时候，她急切地向四周张望着，用眼睛寻找她落水之前乘坐的那艘船。

然而，船已经驶得很远很远了。船上的人也许并没有发现她的失踪，更不可能知道她现在的处境。鸡笼又一次把她带到了波谷，等她再次登上浪尖上的时候，她看到，那艘船就像一只小小的玩具，已经离她越来越远了。不久，它就在远处朦胧的海面上完全消灭了。这时，多萝茜为自己就这样离开了亨利叔叔感到很遗憾。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开始遐想着自己今后会落到什么样的境地。

就这样，她在广阔无际的大海上颠簸着。在她的身下，



只有一个蹩脚的木制的鸡笼，使她能够浮在水面上，而不致于沉到海底去。笼子的底部是块坚实的木板，四周全是木块做的板条，海水不断从板条之间的缝隙渗了进来，把她浇得浑身透湿。等到她饿了的时候，过一会儿她就会感到饿的，而这里既没有水喝，也没有什么东西吃，更没有干衣服换。

“唉，我敢说，”她大笑一声，高声说道，“多萝茜·盖尔，我唯一能够告诉你的是，你目前的处境糟透了！我简直想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摆脱你目前的处境！”

夜幕徐徐降临了。整个天空变得漆黑一片，这似乎更进一步加剧了她的烦恼。不过，海风终于对自己的恶作剧感到了厌倦，它停止了对海面的攻击，转而跑到世界的另一部分去了。一时间，海面终于平静下来，大海风平浪静，既没有波浪的起伏，也没有狂风的喧嚣。

我认为，暴风雨的平息，对多萝茜来说，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要不然的话，即使她很勇敢，但恐怕在风暴中也难免一死的。大多数孩子处在她这样的境地，一定会哭哭啼啼，感到绝望的。可是，多萝茜在许多次险境中都能平安地渡过，所以，这一次她并没有觉得特别的害怕。尽管她全身湿透了，确实弄得她很不舒服，但是，在前面所说的那次长叹以后，她竭力使自己保持镇静，努力恢复了一些她平时特有的愉快心情。她决定，耐心地等待着，看看自己今后的命运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这时，乌云渐渐地散开了，头顶上出现了蓝色的天空。一轮明月挂在天空上，放射出柔和的光芒。多萝茜凝望着天空，而小星星正在快乐地对着她眨眼呢。鸡笼再没有来回颠簸了，而是比较轻柔地就像摇篮似地随着波浪一上一下地起伏着。小姑娘很快就发现，自己站立的那块木板再也没有受到海水的浸透。

过去这几个小时的惊险遭遇，使多萝茜感到实在是精疲力竭了。她想，要是能够睡上一觉的话，不仅可以使自己很快恢复体力，而且还能打发这一段难熬的时光。尽管鸡笼的底板很潮湿，她的衣服也湿得可以拧出水来，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天气还很暖和，她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寒冷。

多萝茜坐在鸡笼的一个角落里，背倚着板条，朝天上的星星点了点头，然后，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半分钟后，她便睡着了。

## 黄母鸡

一种奇怪的声音把多萝茜从梦中惊醒了。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发现天已经大亮了，明媚的阳光正照耀在晴朗的天空。她刚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堪萨斯，在旧牲口棚里玩耍，周围都是小牛、小猪和小鸡；因此，当她最初揉擦着睡意朦胧的双眼时，她确实以为自己正在堪萨斯呢！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达——咯！”

噫，怎么又是那种把她吵醒的怪声音呀！很显然，这是一只母鸡在叫唤！透过鸡笼的板条，她那睁得大大的眼睛首先看到的是蓝色的海浪。

海上早已风平浪静了。于是，她想起了昨天夜里的险情和艰辛。她逐渐记起来了，暴风雨已经把她变成了海上的漂流者，此刻，自己正在变化莫测、陌生的海面上漂荡。

“咯——咯——咯，咯——达——啊——咯！”

“哎，这是什么东西在叫？”多萝茜喊着，吓得站了起来。

“怎么了，是我。我刚刚在这里下了一个蛋，就这么回事。”一个尖细而清晰的声音回答道。小姑娘向四周察看着，她这才发现鸡笼对面的角落里正蹲着一只黄母鸡。

“我的天哪！”她惊叫起来，“这么说，整个夜里你一直

在这里吗？”

“是的！”母鸡回答道，它拍打着翅膀，打了个呵欠。“当鸡笼从船上吹到海里的時候，我用脚爪和嘴紧紧地抓住了这个角落。我知道，要是我掉进水里的话，肯定会被海水淹死的。实际上，我只差一点就被海水淹死了，那么多水从我的身上流过去了。我的身上可从来没有搞得这么湿过！”

“是的。”多萝茜说道，“我知道，有一阵子海水确实很多。不过，现在，你觉得舒服一点了吗？”

“并没有感到舒服。不过，太阳已经帮我把羽毛晒干了，就像它把你的衣服也晒干了一样。我一大早就生了一个蛋，现在感觉好过了一些。可是，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我们在茫茫大海上漂流，最终将会怎么样呢？”

“我也很想知道这事儿。”多萝茜说，“但是，请先告诉我，你怎么会说话的？在这以前，我一直以为母鸡只会咯咯咯地叫唤呢！”

“嗯，这件事嘛，”黄母鸡想了想，回答说，“我一辈子也只会咯咯咯地叫唤。我记得，在今天早晨以前我还从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一分钟前，你向我提了个问题，给你一个回答，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口说话了，好像还能这样一直说下去，就像你和其他人一样。这件事很奇怪，是吗？”

“是的，很奇怪。”多萝茜回答道，“要是现在我们仍在奥茨国的话，那我就不会觉得这么奇怪了。因为在奥茨国里，许多动物都会说话。但是，我想，这里离奥茨国一定很远很远。”

“我的话说得怎样？”黄母鸡焦虑地问，“你觉得我说得还正确吗？”

“是的。”多萝茜说，“对一只刚刚才学会说话的鸡来说，

你说得很好。”

“哦，听到你的评价，我很高兴。”黄母鸡用一种信任的口吻接着说，“现在，我既然已经会开口说话了，那就应该说得很正确。那只红雄鸡常说，我的咯咯声是很准确的；现在我知道，我的话说得也不错，我感到很高兴。”

“我有点饿了，”多萝茜说，“现在是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了，可是这里却没有早饭吃。”

“你可以吃我的蛋，”黄母鸡说，“你知道，我对这个并不在乎。”

“难道你不想用它来孵小鸡吗？”小姑娘惊讶地问。

“不，我不想，真的。除非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我有一个舒适的窝，里面放着面包师的一打鸡蛋<sup>①</sup>，否则我是从来不愿意孵小鸡的。你知道，那可是十三只，对母鸡来说，这是个好数字。所以你完全可以把这只鸡蛋吃了。”

“可是，不煮熟的话，我是不能吃的。”多萝茜说，“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激你的好意。”

“没什么，好孩子。”母鸡平静地回答道，开始整理起它的羽毛来。

多萝茜站在那里，凝望着辽阔的大海。不过，她还在想着那只鸡蛋，所以她马上又问：

“你不准备用它来孵小鸡，那你为什么要生下它们呢？”

“这不过是我的习惯。”黄母鸡答道，“每天早晨都能生下一只新鲜的鸡蛋，这一直是我的骄傲，只有到了换毛期间才是个例外。只有把蛋好好地生下来，我才愿意在早晨咯咯地叫上一阵。要是没有机会咯咯地叫唤一阵，我整天的情绪

① 面包师的一打鸡蛋 (a baker's dozen)，有十三只。相传，以前的面包师为了避免顾客说他缺斤短两，所以，在出售一打面包时总要加上一只。

都不会好。”

“这真是奇怪呀！”小姑娘沉思地说，“不过，我并不是  
一只母鸡，所以，你不能指望我弄懂这一点。”

“当然了，亲爱的。”

多萝茜又不作声了。有黄母鸡作伴，多少可以给她带来  
一点安慰；不过在这辽阔的海面上，仍然显得很孤单。

不一会儿，母鸡飞了起来，站到了鸡笼最高一根板条  
上。在这段时间里，多萝茜一直坐在笼底，而那块板条则比  
她的头部要高一点。

“啊，我们离陆地不远了！”母鸡高声说道。

“什么，陆地？陆地在哪里？”多萝茜喊着，激动得跳了  
起来。

“过去一点点就到了。”母鸡朝一个方向扬了扬头，答  
道，“我们好像正在往那个方向漂去，所以，不必等到中午，  
我们就可以登上陆地了。”

“哦，那太好了！”多萝茜一边说着，一边轻轻舒了口  
气。这时，海水又从板条缝隙间冲了进来，而且不时地打湿  
了她的脚和腿。

“我也这么想。”她的伙伴回答，“不过，世界上最可怜  
的就是落汤鸡。”

她们似乎正在迅速地接近陆地，那块地方已经看得越来  
越清楚了。小姑娘从鸡笼里向外望去，那块地方真是美极  
了。水边是一片广阔的沙滩，沙滩上面是白色的沙土和砾  
石。再往前走一点，便是几座石山，山的后面露出一排葱郁  
的树林，这说明那是一片森林的边缘。但是，这里看不见房  
屋，也看不到有可能居住在这块陌生土地上的居民的任何迹  
象。

“希望我们能找一点什么吃的东西。”多萝茜急切地望着

离她们越来越远的那片美丽的沙滩，说着，“现在吃早饭的时候早就过去了。”

“是的，我也有点饿了。”黄母鸡说。

“那你为什么不吃蛋呢？”小姑娘问，“你又不像我，一定得吃煮熟的食物。”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竟把我当成了残杀同类的野兽吗？”母鸡生气地喊道，“我不知道，我究竟说错了什么，还是做错了什么，你竟让我受到这样大的侮辱！”

“请你原谅。我不是这个意思。……太太，……太太。顺便说一句，我能请问一下你的尊姓大名吗，夫人？”小姑娘问。

“我的名字叫比尔。”黄母鸡说，语气里显得有点粗暴。

“比尔！噫，这可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呀？”

“这有什么关系？”

“你是一只母鸡，对吗？”

“是的。可是，我刚被孵出来时，没有人能够肯定我究竟是一只母鸡，还是一只公鸡。所以，在我出生的那个农场上的小男孩叫我比尔。他特别喜爱我，因为我是他那一窝中唯一的一只黄小鸡。等我长大以后，他才发现我并不像所有的公鸡那样又啼又斗。但他并不想改变我的名字，所以牲口棚中每一只家禽和牲口，还有那个屋子里的人全都叫我‘比尔’。大家一直是这么叫我的，所以，我的名字就是比尔。”

“可是，这是错的，你知道吗？”多萝茜热切地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叫你‘比丽娜’。你瞧，把后面一个字改成‘丽娜’，就是一个女孩子名字了！”

“噢，我对这个一点也不在乎。”黄母鸡答道，“只要我知道那个名字是在叫我，你叫我什么都无所谓。”

“很好，比丽娜。我的名字叫多萝茜·盖尔，对朋友们来

说叫多萝茜，对陌生人来说就叫盖尔小姐。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叫我多萝茜好了。现在，我们离陆地已经很近了。你觉得我蹚着水过去，这水是不是太深了？”

“再等上几分钟吧！这里阳光温暖明媚，我们用不着着急。”

“可是，我的两只脚全都湿了，并没有干透，”小姑娘说，“而我的衣服差不多快干了。不过，要等到我的脚完全干了，我才会真正感到舒服的。”

尽管如此，她还是听了母鸡的劝告，在水中静静地等着。不一会儿，这只木板做的大鸡笼就吱嘎吱嘎地慢慢冲上了沙滩，于是，危险地航行终于结束了。

读者完全可以放心，那两个失事者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就上了岸。黄母鸡立刻飞到了沙滩上，多萝茜却不得不从高高的板条上爬了过去。不过，对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小姑娘来说，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她刚刚落到陆地上，就把湿鞋和湿袜子全都脱了，摊在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沙滩上。

然后，她坐下来看着比丽娜。比丽娜正在沙砾中用尖喙又啄又挖，还用粗壮的爪子又扒又翻。

“你在干什么？”多萝茜问。

“当然是在吃早饭了！”母鸡一边匆忙地啄着，一面咕嘟着。

“喂，你找到了什么？”小女孩好奇地问道。

“哦，不过是一些肥肥的红蚂蚁，几只白蛉虫，偶尔也有一只小蟹。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它们吃起来可真是又香又甜啊！”

“哼，真是恶心！”多萝茜用厌恶的口气高声说。

“嗨，这有什么恶心的？”母鸡抬起头，用一只明亮的眼睛望着她的同伴，问道。



“你想想呀，吃那些活的东西，那些可怕的虫子和吓死人的蚂蚁。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我的天哪！”母鸡迷惘地答道，“你这个人可真怪，多萝茜！你知道吗，活的东西比死的不仅要新鲜得多，而且也更加卫生！而你们人类总是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死东西。”

“我们才不吃呢！”多萝茜说。

“你们吃，就是吃。”比丽娜答道，“你们吃羊羔、牛和猪，连小鸡你们都吃。”

“可是我们是把它们煮熟了才吃的。”多萝茜得意地说。

“那有什么不同？”

“当然不同啦！”小女孩用比较慎重的口气说，“我也说不清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可肯定是有差别的。而且，不管怎样，我们从不吃昆虫这类可怕的东西。”

“可是你们却吃那些吃昆虫的小鸡呀！”黄母鸡怪声怪气地叫了一声，反驳道，“所以，你们就同小鸡一样糟糕。”

这话使多萝茜陷入了沉思，她不得不承认比丽娜说得有一定的道理。这几乎使她失去了吃早饭的胃口。至于那只黄母鸡嘛，她仍还在那里继续忙碌地啄食，似乎对她所吃的东西十分满意。

最后，在接近下而水边的地方，比丽娜将喙深深地啄进沙土，然后缩回来，颤抖了一下。

“噯哟！”她喊道，“这一次我啄到金属了，差点把我的嘴都震破了！”

“也许只是一块石头吧！”多萝茜漫不经心地说。

“胡说。什么是石头，什么是金属，我还是分得清的。”母鸡说，“啄上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可是，在这荒无人烟的海岸上，是不可能有任何金属的呀！”女孩坚持说，“在什么地方？来，我把它挖出来，给